

随笔

# 寻找“藤铁”之魂

□石华鹏

走街串巷,进厂入馆,漫步溪边。在山峦环抱中的小镇尚卿,或步履匆忙或闲庭信步地游走几日后,我想将一个平常又美妙的词献给尚卿,这个词叫“神奇”。何谓神奇?庄子说:“是其所美者为神奇。”令人赞叹和喜爱的事物为神奇,其中暗含神妙奇特之意。

尚卿是神奇的。它神奇在尚卿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独特作为。

一个小地方,做着一桩大生意。尚卿是安溪县下面的一个小乡镇,地方不大,人口不多,却被授予“中国藤铁工艺之乡”的称号。这里有各类藤铁家居工艺企业980多家,加工点2000多个,4.8万的总人口中从事藤铁业的有近万人。“村村点火,户户冒烟”的藤铁工艺产品制作,成为尚卿的盛景。夸张点说,你在尚卿街上能看到的房屋和房屋里的人,都可能与藤铁工艺相关。在尚卿街上行走,可以看到临街的小房门口摆放着各种型号的铁丝或者工作台,而背街的大厂房里,堆满了准备运往全国或世界各地的藤铁产品,实为一景。

一个偏远的内陆山中小镇,连接着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当我在尚卿临街一家厂房六楼的产品展示厅穿行时,迷惑地以为自己到了欧洲某个庭院里。那里有着握着长剑的中世纪铠甲骑士、颜色鲜艳的火烈鸟、欧式藤铁花架、恐龙精灵等等琳琅满目的花园家具,摆满了几百平方米的展厅。美洲、欧洲、非洲等国家的客商看到这些样品后下单,楼下的工厂便加速生产,然后发往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或许,尚卿一只藤铁蝴蝶扇动一下翅膀,真会引起欧美等地的一场藤铁工艺风潮呢。

一个古老小镇,上演着最时尚、最前沿的电商大戏。在电子商务盛行以前,尚卿藤铁工艺家居用品的销售大多走着一条参加展销会、接受订单、制作完成、发货的路子。现在,村镇上的居民用着电脑,连着网线,进入网络“淘宝”,开辟了一条藤铁工艺家居用品销售的“新航路”。比如尚卿杜美村这个只有30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,就拥有上千家网店,八成以上人家开网店,有的一户人家开了七八家网店。一个村庄的藤铁电商成交额超过5亿元,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淘宝村”。尚卿现有各类网店8000多家,年交易额突破10亿元,因此也获得了首批“中国淘宝镇”称号。

从藤铁产品制作盛景到线上线下销售藤铁的火热境况,一连串的谜团在脑海中升起:为何在尚卿会发生这神奇奇特的一幕?这一切是如何发轫的?偶然、必然,抑或天意?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、伴随着怎样的汗水泪水?我在尚卿行走的每一步,无不



陈清河藤铁工艺作品——葡萄篮子 刘伯怡 摄

是为了找到答案。

## 二

随着脚步深入,我慢慢明了,神奇尚卿的背后,其实是历经半个世纪的传奇尚卿。所谓传奇,是指情节离奇或人物行为不寻常的故事。传奇是过程,神奇是存在。

幸运的是,我们寻找到尚卿传奇的制造者,他们是陈清河、廖添财、黄连福、吴全生、谢万年等等。如果继续寻找下去,他们应该是尚卿的每一个人吧。

陈清河,国家级非遗项目安溪竹编编技艺传承人、尚卿和安溪藤铁工艺业的开创者。无论今日尚卿和安溪藤铁工艺业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有多深远,源头都在陈清河。

1940年出生于尚卿的陈清河,1956年考入厦门鹭潮美术学校(后改为厦门工艺美术学校)竹编专业,因习得一手好编织留校担任竹编老师。1962年,以陈清河为组长的团队出色完成了制作国礼的任务。在波兰国家博物馆,还留有一件陈清河当年设计编制的圆形鼓盆竹编工艺品。20世纪60年代,陈清河回到家乡安溪尚卿,为了贴补家用,他买来竹子做茶筛、竹篓和焙笼等农家用品。因发现热水瓶外壳奇缺,于是创办竹编小组,招了5个徒弟编制热水瓶外壳。自此,从科班的竹编老师到竹编厂的老板,陈清河的命运

有了转向且开足大马力前行。

陈清河对尚卿的贡献表现在两方面,一是他将藤编的艺术性推向了极致。几根竹篾被他编织成了艺术品,云锦瓶、鼓盆、菠萝罐等,造型、颜色、精细方面堪称竹编典范,那些作品脱离了竹制材质的限制,变成了令人惊叹的他物。60多年过去,那些作品还熠熠生辉,魅力四射。二是他将藤铁工艺产品进行了充分的市场化推广。从1971年白手起家依托尚卿农械厂成立竹编小组,到1972年正式创办尚卿竹编工艺厂,到1984年合资成立安星藤器有限公司;从一只藤编热水瓶外壳起步,到生产400多个花色品种,到独创钢铁与藤结合的藤铁工艺,陈清河紧紧抓住市场需求,让竹编和藤铁工艺走进了千家万户,走到了亚洲和欧美48个国家和地区。

陈清河之后,尚卿藤铁工艺界的传奇还在上演,比如尚卿创办私营工艺厂的第一人廖添财、从为外贸公司代工到拥有自营出口权的黄连福、喷漆工出身靠100元开始创业的吴全生、走股份制创业的谢万年,等等。

结合不同的人生发展经验,我想,一个小镇的发展命运也莫不如此:选准选对一项主打产业,培育成功的带头人,然后带动身边的一堆人致富,慢慢完善上下游产业链,有耐心地耕耘三五十一年,一个特色产业小镇便发展起来了。

## 三

安溪尚卿青洋村南面下草埔的一处山坡上,一片依山势错落而建的遗址保护棚静静而立,木柱青瓦人字脊,在连绵起伏的绿色山脉间十分醒目。保护棚下就是考古发掘出的重要冶铁遗迹。2021年,“泉州: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”成功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则是泉州申遗的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之一。

整个遗址顺山坡抬升,坡面刚好处于两山之间的豁口处,风从南来,形成一个冶铁所需的天然大鼓风机。拾级而上,是一个大的活动平台,由炉渣、矿石、碎陶瓷片堆叠硬化而成,大约形成于宋元时期,是当时工人们的活动场所。台地上,立着几个锥形小堆,系考古人员收集一些较大块的炉渣、冶炼物堆积而成。遗址展示馆负责人指着炉渣小堆上的一块大炉渣告诉我们,这块炉渣与众不同,黄紫相间,表面有凸起的水滴状的纹理,还有一些光泽。他说这块炉渣太重要了,当年考古工作进行了好些时日,一直没有实质突破,考古人员有些灰心,一天一名队员发现了这块炉渣,将照片发给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专家看,“这是一块清晰可见熔融、滴落纹理的冶铁排渣,意味着这里曾有较大规模的冶铁活动”。专家的回答让大家欣喜万分。

公元968—975年,在泉州设置的201处矿冶场务中就有了尚卿青阳冶铁场。北宋咸平二年(999年),官方于尚卿青阳设置专职冶铁场。到1045年,因“青阳冶冶大发”,泉州专门设置了铁务部门。“青阳冶冶大发”得益于下草埔这个得天独厚的冶铁场所。冶铁场躺在峡谷中,地势北高南低,三面群山环抱,南面缺口清风徐来,形成一个天然的风口,气候相对干燥,便于冶炼。附近分布的丰富的铁矿洞,为冶铁提供充足原料,森林植被丰厚,燃料取之不尽,山道旁水路四通八达,出产的铁块、铁条、铁钉等走西溪水路进入泉州,然后漂洋过海。

如果再来回答最初的那个问题:尚卿为何能变成藤铁工艺的小世界?似乎有了答案,因为千年前的冶铁基地,因为陈清河的传奇创造,让万年的藤与千年前的铁有了缘定的联结;当然从本质上说是因为尚卿人的精神——有智慧、爱创业、能吃苦、讲诚信、专心致志。

从1972年开始,尚卿藤铁工艺业走过了一条“竹编—藤编—藤铁工艺—家居工艺”的蜕变之路,如今新的转型升级在创新中开辟,新材料、新设计、实用性及艺术性并重的工艺产品陆续问世,但“藤编”的灵魂始终都在,那是尚卿的灵魂。

那是尚卿创造了神奇尚卿,神奇尚卿也正在创造新的传奇。这是离开小镇尚卿时的深刻感受。



百姓记事

## “四月雪”的诗意

□戎章榕

将花与雪联系起来,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梅花。“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”“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”……雪与梅,是世间最美的绝配,一个至白,一个至香。

但我要说的这枝与“雪”有关的“花”,却是在暮春绽放。四月花开,如霜似雪,故别称“四月雪”,其实它的学名叫流苏花。因似古代帐幕、女子服饰等上的穗状饰物“流苏”而得名。

虽然在福州居住几十年了,但认识流苏花却是在去年,而且还缘于一位外地朋友发来的网上的一段视频。说是在三坊七巷内,有一棵“芳龄150年”的流苏树,颜值超高,美得出国,是福建最大的网红花卉之一。由于花期短暂,现场赏花的人比肩接踵,拍照的人络绎不绝。

我的这位朋友,曾在福州小住半年,对榕城留有极好的印象。“流苏花放四月天,雪浪翻飞动如烟”,是不是触“屏”生情又念及榕城了呢?

其实当我收到朋友发的这段视频时,恰是在去往山东的动车上,未能及时去三坊七巷寻访。说来惭愧,在熟悉的城市有这么一棵顶流的“四月雪”,我却浑然不知。

人有善愿,天必从之。在山东期间,去到“孔孟桑梓之邦、文化发祥之地”的邹城,参观孟子嫡系后人居住的宅第——孟府。孟府经历代重修扩建,至清初已形成前后七进院落。穿过内宅院,来到第四进院落赐书楼,赐书楼是孟氏后裔存放皇帝钦赐墨宝、书籍和家族档案的地方,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!

庭院内有两棵高大优美、枝叶茂盛的流苏树,与之前视频中见到的三坊七巷里的流苏树一模一样,花色洁白、花容娇美、花形纤细、仙气飘飘,其美爆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挪不开脚步,伫立树下,久久仰望观赏。在茵茵绿叶托举下,层层叠叠的细碎白花簇成一枝枝“雪花”,近看像丁香,远望似雾凇。从这一树花中,我看懂了什么是冰清玉洁的气韵、超凡脱俗的气质。此时微风拂过,丝丝馨香沁入肌肤,入于心脾,簌簌花瓣偶有飘落,不由伸出双手,脑海里浮现的是“四月春色雪纷纷,万里北国又铺银”“流苏雪浪烟花树,皑皑疑作腊九冬”的诗句。

三坊七巷的那一棵流苏有150年的树龄,而孟府的流苏树则是栽植于明朝,迄今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。不论是三坊七巷还是孟府,流苏树伟岸繁盛,流苏花柔美婀娜,只有古朴典雅的建筑、只有氤氲的人文气息才能与之媲美、相得益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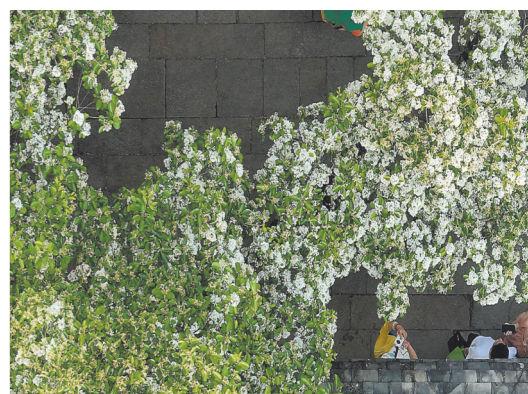
我随即将所拍的流苏花照片发给那位山东的朋友,并附上一句话:“何须慕福州,孟府见流苏!”

不知不觉又是一年春风起,想起三坊七巷的那棵流苏树,究竟在哪里呢?几经打探,终于在衣锦坊41号找到这棵延迟一年寻访的“流苏王”。

一座红砖小楼旁,一丛灰瓦白墙中,矗立着一棵高大壮硕的流苏树。是我心急了,斯时才3月,惊蛰时节,枝条上未见一丝萌芽,树干遒劲如虬龙攀缘,树冠形大似游龙盘踞,指向苍穹。在树下盘桓,见流苏树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,但在这里却被挂牌古树名木一级保护,只因物以稀为贵。据说整个榕城只有4棵流苏树,流苏是木樨科流苏属的植物,一身是宝,花果皆可入药。关于它与红砖楼的记载甚少,却经历了坊巷的百年沧桑变迁。

冠名“流苏王”仅就福州而言,名副其实;但对全国来说,还有更壮观的。山东淄博有一棵被誉为“齐鲁树王”的千年流苏树,有着2000年以上的树龄。齐如浓云,浩白似雪,每年盛开时节,繁花朵朵,很远处都能闻到花的馨香。

在寻访中,我还得知坊巷之内,另外一棵百年流苏树位于官巷26号沈葆楨故居内,但无缘见识。我想,无论是邹城千年孟府,还是榕城百年沈府,流苏花,既有诗书琴画的雅兴,又有家国情怀的韧性,且以诗意共南北,共同见证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与光芒。



福州三坊七巷衣锦坊流苏树 新华社

读书札记

# 如见山河 如遇故人

——读《唯一·宁德》

□刘益清

读一本书,深入她的文字肌理,内心竟有种如见山河、如遇故人之感。

我读的那些山河,是闽东的山河。

我说的那些故人,熟悉与不熟悉的,都是宁德这方水土孕育的人物,特别是些藏在历史尘烟里鲜为人知的人物,他们大抵是颇有性情又有趣的人。

这本独特的地域散文集,就是郑承东所著《唯一·宁德》(海峡文艺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)。

当一个地方,一片山河,一群人,滑过文字

的微芒,纷纷从我心上飞过,我如饮下陈酿的糯米酒,通身渐入微醺的意境。

山川湖海岛,古事古人古民居。千年的历史,千里的胜迹,在书中,如花开落,灵动、鲜活,且散发着悠悠不绝的滋味。

三都澳,这满潮时分730平方公里的闽东第一水缸,在作者的叙述里,就是闽东五邑的门户,闽东300万人的乡愁。三都岛上,墙体斑驳的百年福海关,高耸的哥特式教堂,苍苔印石、充满神秘气息的修女院,熙熙攘攘的洋行,时光黯淡的电报馆……都无声地告诉我们,

这里曾经拥有的繁华景象。作者用静得出奇的叙述,把一个封闭与开放、宁静与激情、古老与现代的闽东对外商务与文化交流窗口,立体而丰盈地凸显在读者面前。

从三都澳入白马门,溯流而上,同一条江河,各段却有各的称呼。白马河、赛江、富春溪、蟾溪,构成纵贯闽东南北最长的水道,把蕉城官井洋,霞浦东吾洋、东冲口和福安、寿宁串联成完美的山海命运共同体。沿海的鱼虾螺盐,上达水系所及的山村。山区寿宁的竹笋、菜干和梦龙春佳酿,福安社口的坦洋红茶,顺流而下,进入沿海人家的餐桌茶桌。尤其是坦洋茶,一船船摇出真武桥,直下社口溪溪溪富春溪,漂过赛江和白马河,远输英伦三岛,成为百年前福海关口岸最闻名遐迩的出口品牌,也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风靡上流社会的东方神饮。作者在书中记述说,彼时英人寄到坦洋的信,只要在信封上标注“中国·坦洋”字样,即可送达。这是多么遥远,却恍惚就在昨天的故事!

最亲近三都澳的溪河,永远绕不过霍童溪。作为道教三十六洞天之首,霍童自古享有“不到霍童空行仙,不到支提枉为僧”之誉。《一个人的霍童》中,作者把闽东这个优美富庶的“福地洞天”,与其开发始祖、隋朝谏议大夫黄鞠的史迹故事,火烧岩石斩龙腰,引山溪水、灌溉霍童洋,写得如驳笋衣,纤毫毕现,让我倍感先人筚路蓝缕、创业传承的艰辛与豪气。

古田,一个历史上隶属身份总在闽都福州与闽东宁德间游离不定的古邑,如今仍说着福州方言,却划归宁德管辖。千年的县城,因解放后修水电站,沉入了大坝上游蓄水的翠屏湖底。老城沉了,电站建起了,失去旧家园的郑强



霞浦县沙江镇滩涂风景 本报记者 林照 摄